

忏悔 的 代价

周建文 / 著

CHAN HUI DE DAI JIA



中国出版集团
现代出版社



忏悔的代价

CHAN HUI DE DAI JIA

周建文 / 著

 中国出版集团
 现代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忏悔的代价 / 周建文著. -- 北京 : 现代出版社,
2013. 1
ISBN 978-7-5143-1233-1

I. ①忏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318985号

忏悔的代价

作 者 周建文
责任编辑 张桂玲
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
邮政编码 100011
电 话 010-64267325 010-64245264 (兼传真)
网 址 www.1980xd.com
电子信箱 xiandai@cnpitc.com.cn
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
开 本 710×1000 1 / 16
印 张 26.5
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43-1233-1
定 价 45.00 元

版权所有，翻印必究；未经许可，不得转载

目录

第 一 章	001
第 二 章	031
第 三 章	067
第 四 章	107
第 五 章	142
第 六 章	189
第 七 章	219
第 八 章	265
第 九 章	321
第 十 章	356
第 十 一 章	407
后 记	418

第一章

早晨五点刚过，黄丽珍就醒来了，醒来后，就再也睡不着了。她吃力地翻了几个身，看看窗外已蒙蒙亮，就坐起来慢慢地穿好衣服，然后拖着沉重的身子起了床。

尽管昨天晚饭后把里里外外都已收拾干净，但黄丽珍还是习惯性地揩台、抹凳、拖地，然后是烧早饭。当她准备洗衣裳时，天还没有完全亮，丈夫和女儿还未睡醒。

虽然已是深秋季节，但按理这个时间天应该大亮了，可外面看上去还只是麻麻亮的景色，看来天气预报是准的，今天是阴有小雨的天气。由于身子不便，黄丽珍把洗衣盆放在矮凳上，这样洗衣裳的时候身子就不用弯得太低。可当她刚坐下准备洗衣的时候，就感到肚子一阵剧烈的疼痛。黄丽珍皱了皱眉，抬头看了看墙上挂的日历，日历上显示的时间是一九八五年十月八日，这才想起自己已经进入预产期了。

“尚礼，快下来！”黄丽珍朝楼上喊丈夫。

“呃，来啦！”这时，高尚礼已经醒来了，并穿好了衣裳，且已经叫醒了女儿高方。

高尚礼跑到楼下，看到妻子坐在洗衣盆前的矮凳上，右手撑着腰，左手捧着肚子，一脸不舒服的样子。

“怎么啦？不会是要生了吧？快把衣裳放下，我来洗。”

“可能是吧，已经进入预产期第二天了，不过现在好像好了一点。”

高尚礼扶着妻子坐进圈手藤椅中，动手洗起了衣裳。这时女儿提着书包从楼上下来，准备刷牙、洗脸、吃早饭。女儿今年六岁，上幼儿园大班。

“妈妈，你今天怎么啦，是不是不舒服？”

“方方，妈妈要生小弟弟了，你就要做姐姐了，要更加听话了。”

黄丽珍显得有点激动，可说话又有点底气不足。女儿听了妈妈的话，高兴极了：“啊！我要做姐姐啦！不过，妈妈如果生了个小妹妹，我也一样喜欢。”她一边嫩声稚气地说，一边蹦蹦跳跳跑向卫生间。

黄丽珍心里一怔，面露不悦之色。心里想，不会被这小丫头给言中吧。但如果真的再生个丫头，那又有什么办法呢？唉，听天由命吧。

高尚礼很快就将衣裳洗完。看到天快要下雨的样子，就把衣裳晾在走廊里的铁丝上，端着空盆走进屋。

高尚礼家的房子是二层楼房，朝南一排八间。在八十年代初能造八间二层楼房，在四邻八乡的影响可大了。高尚礼祖父辈上的成分是中农。解放时田虽不多，可也有好几亩，且有瓦房三间。当时有十亩三间天下难拣的说法，所以，高家也算是小富人家。高尚礼的父亲高春华读过初中，因为在生产队里有一定的威信，所以当上了生产队队长。高春华生有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。大儿子高尚礼，二儿子高尚仁，三儿子高尚智，四儿子高尚信，女儿高尚义，兄妹五个中，按理高尚义是老二。可习惯上高尚义不以排行相称，老大、老二、老三、老四是以兄弟四人进行排行的。高家与邻居相比家底比较厚实，加上高春华能治家，所以家庭条件处于中上。但儿子们一个个都大了，大儿子、二儿子和女儿都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，虽然有三间瓦房，但无论如何也满足不了四个儿子成家的需要。怎么办？唯一的办法只有建房造屋。高春华通过盘算，决定把原有的五间瓦房拆掉，把所有的木桁条全部卖掉，新建的房全部用水泥桁条，一根粗一点的木桁条可以换一间屋所需的水泥桁条，旧瓦、旧望板可以利用，所缺资金可以借一部分，小工不成问题，生产队的社员和亲戚朋友可以帮忙，而且是义务的，只要提供中饭和晚饭就可以了。还有一个条件，高春华是生产队队长，办起事来更加方便，还有烈烈轰轰的四个儿子。方案一定，很快就建起了八间二层的楼房。弟兄四个，每个二间二层。楼房前面设一处长走廊，八间相通，二楼的走廊也八间相通。走廊的外侧每间设一砖柱，砖柱上系上绳索或铁丝，用于晾晒衣物。楼房虽然没有单独的卫生间，但在八十年代初来说，这八间楼房可以说是够气派的了。楼房建好后的第二年，高尚礼就结婚了，婚后第二年，也就是一九八二年，生下女儿高方。

走进屋的高尚礼，看到妻子还坐在藤椅上，女儿已经在吃早饭。就朝妻子说：“既然已经到了预产期，我们今天就去医院。你在家等着，我把方方送到幼儿园后，顺便到单位请个假，回来后就走。”

黄丽珍本来还不想去医院，可这时的肚子又痛了起来，就答应了丈夫：“好吧，那你就快一点。最好你再去跟我娘说一声，让她也去医院，也好有个照应。”

“好的，知道了。如果方便的话，你也准备一下，等我回来了，马上就走。”高尚礼一边答应着，一边把在旁边等着的方方抱上自行车的后座。他跨上车，向幼儿园的方向骑去。

丈母娘家就住在前面的村子上。高尚礼把方方送到幼儿园后，在回来的路上顺便到了丈母娘家。丈母娘在厨房里烧早饭，她刚把早饭烧好，就见女婿急匆匆地进了门，她边在围裙上擦手边说：“这么早，尚礼？快吃早饭，我刚把早饭做好。丽珍快生了吧？”

“妈，我就是为这事来的。丽珍已经进预产期了，今朝一早就肚子痛，估计是要生了。我刚刚把方方送到幼儿园。我就是来告诉你这事，你也准备一下，我走后你直接去医院。我回去后马上和丽珍一起去医院。你跑得慢，先走一步，这样，在时间上我们可以差不多同时到医院。”说完，高尚礼转身就往门外走。

“哟，不急，不急！你先在这里吃完早饭再走。”丈母娘说完就去拿碗盛粥。

“不吃了，妈。我家里的早饭已经烧好了。再说，我在这里时间耽搁久了，丽珍一个人在家我也不放心，这事我妈还不知道，我走了。”说完就走出门，蹬上自行车往家赶。

“总是这样风风火火，来了连凳也不坐。”丈母娘在屋里唠唠叨叨，自己盛了粥吃了起来，同时脸上挂上了笑容，心里想起了乐事：又要多一个人叫自己外婆了。但愿女儿能生个小子，这样一来，一男一女就完美了，女儿在人前说话也就响了，女儿家的门庭也就高了。吃完早饭，她拿上一炷香，在灶屋间里焚香点烛，向灶神爷和思想中的佛三磕头，企盼女儿能生个儿子。这时老头子黄瑞祥从自留地里干完活回家吃早饭，看到妻子的举动，发话说：“老太婆，你又在搞什么鬼名堂？神神道道的。”

“不要瞎说，我这是在做正事，丽珍要生了，我这是在替她求子。”她不想破坏气氛，没有用恶毒的语言回敬老头子。

“啊呀，你这才是在瞎搞，是男是女早就定型了。再说，女儿有什么不好。你看你的宝贝儿子好在哪里？书不好好读，整天东游西荡，我说，还是女儿能干事。”老

头子不识事务地边说边端着早饭碗跑出灶屋间。

“你这死老头子，尽放臭屁。我儿子哪里不好啦？你这乌鸦嘴，尽瞎说，生了外孙，不许你抱不许你喜欢。”老太婆这时真生气了。她烧完香，赶紧准备着去医院，同时吩咐老头子，吃完早饭把锅子碗筷洗干净。说自己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家。黄瑞祥看到老太婆动了真，早已吓得不敢出声了，听到老太婆有所吩咐，连连答应着。

长江下游，江南地方的自然村大多是以各个埭组成，每个埭一字排列，多数南向，前埭与后埭之间隔着农田、道路与河流等；前埭与后埭之间的距离有二百米到一千米不等。这些以自然村落形成的埭多数有埭名，没有埭名的自然村就只有生产队的编号。有的自然村既有埭名又有生产队的编号。高尚礼的丈母娘所在村是第三生产队，而没有埭名。而高尚礼所在的自然村因高家是大姓、又有一定的历史，所以埭名就叫高家埭，生产队的编号为第十一生产队。高尚礼家所在的埭与其丈母娘家的埭之间的距离也就是六百米左右。高尚礼家所在的埭就在其丈母娘家所在埭的北面，所以平时又称前埭与后埭。

高尚礼上了自行车，一阵紧赶，就到了自己的家门口。

高尚礼把自行车停在场上，进屋就问：“丽珍，现在怎么样？还痛吗？”

“一阵一阵痛，小家伙在里面老是动。”黄丽珍答应着，她正在整理自己和小孩所需的衣物。她是个十分勤快和爱干净的女人，一会儿就把该准备的都准备得差不多了。一切都有条不紊，再加上这是生二胎，她没有多少紧张和不安。

高尚礼看着这些准备工作自己也插不上手，就跑出门向房子的西头走去，告诉母亲自己和丽珍马上去医院的事。因为最小的弟弟高尚信还没有结婚，父母亲就住在八间房子最西边的两间，这最西边的二楼二底今后是老四的房。父母亲正在吃早饭，听到消息后都很高兴，母亲说也要一起去医院。

“妈，你就别去了，丽珍也不一定今天就生，再说就是今天生，你也帮不上忙，生了我再告诉你，到时候你再去也不晚。”高尚礼说完就往回走。后面妈也跟了过来，她要送送他们。

一切准备就绪，高尚礼一手拿着包裹，一手扶着妻子跨出大门向自行车走去。高尚礼回身想关门，母亲在旁边说：“你们走吧，我来关门。”

高尚礼把包裹挂在自行车的龙头上，踢开撑脚，一手扶龙头，一手要扶妻子坐在后座上。黄丽珍说：“你先上车，我还是自己坐上来比较稳。”高尚礼知道一米六五高的妻子上车应该不成问题，就自己先上了车。他右脚踏在右踏脚上，左脚点地，这样可以让妻子上车方便一点。黄丽珍横向坐上车的后座后，右手扶着丈夫的腰，

左手捧着自己的肚子。高尚礼左脚使劲一点地，自行车就稳稳地向前行驶了。

高尚礼家房屋前面是八间屋连成一片的场地。农村每家每户屋前都有自家的场地，因为每到收获季节都要堆放带穗的稻、麦，要脱粒，要扬晒。场地前面是自己家的自留地，再前面是公用的机耕路，路的南侧是东西向的河流。河流没有名字，江南地方纵横交错的河太多了，所以，多数的小河是没有名字的。高家前面的河东接天生港，西连直港，这两条港都是南北向，向北直通长江。

河的北侧是一条三米宽的泥路，也就是所谓的机耕路，这条路是这个村子也是这个生产队通向外边的主要道路。生产队的东西两头分别有两座用预制水泥楼板搭建的桥，桥上可以跑拖拉机，桥下可通大到五吨的水泥船。高尚礼家住在村子的西头，可村东头的桥才通出村子的碎石铺面的机耕路，机耕路直通前面的公路。在过桥的时候，高尚礼吩咐妻子坐稳，并问妻子感觉怎么样。

“我没事，你骑吧。”黄丽珍显得比较平静。

上了机耕路，高尚礼就加快了速度。

黄丽珍坐在丈夫的后面，头靠在丈夫的背上，右手搂着丈夫的腰，左手捧着自己滚圆的肚子，望着飘着清香的大地，倒也悠然。十月金秋，机耕路两边是开始成熟的稻子，微风吹过，稻穗、稻叶相互摩擦，起着波浪，发出沙沙的声音。机耕路面虽然铺着石子，但并不平坦，到处有浅浅的坑洼，使得自行车在行驶的时候不断颠簸着，每遇到小坑，高尚礼就一面避让，一面提醒妻子当心。并不断问妻子：“怎么样，疼不疼，抓牢我的衣裳。”

“还好，就是一阵一阵地痛，小家伙有点不安分，老是在动。”

“这很正常，不动就不正常了。”高尚礼有点激动和兴奋，同时也感到了身上的压力。毕竟快要多一个人了，这爸也不是好当的。

虽然已经是上午八点多钟，但太阳还在云层里不肯露脸。云层下面雾气很重，空气湿度很大，人的感觉很不爽。本来是秋高气爽的天气，现在却有点沉闷。这更增添了黄丽珍本来就有点忐忑的心情的不安情绪。

生男孩还是生女孩，看来马上就要见分晓了。为了生这个第二胎，高尚礼和黄丽珍夫妇是不知劳了多少神，吃了多少苦。黄丽珍现在有点懊悔的是，为什么当时没有去通过关系做个B超呢？这都怪丈夫，自己可是一心要个儿子，如果这次生了个儿子，一男一女该多好，多完美。可丈夫认为男女都一样，生了两个，孩子有个伴，也就完美了。为了这事，夫妻俩没少拌嘴。为了这事，自己经常背着丈夫烧香求佛，希望怀上个男孩。每次逢年过节烧香祭祖的时候，自己也总是默默地祷告，

希望老祖宗能保佑自己生个儿子。在上班的时候或和人家拉家常的时候，只要听到有关生男生女的事，自己总是拉长耳朵听。自己还不止一次地查阅有关资料，怎样才能怀上男孩，应该注意些什么。自己该做的都做了，如果人家所说的，书上所写的都对的话，那么，这次就应该生男孩了。可看看人家有多少人按照这些做法是生准了的呢？还不就是百分之五十的希望，可这生男生女本来就是百分之五十的概率呀！唉，现在想也没有用了，只好听天由命了。这时黄丽珍的心里又责怪起了丈夫，要是在怀孕三个多月的时候去做个B超就好了。妇产科的主任又是自己的姑妈，现在一切都晚了。

想着想着，黄丽珍的担心就来了，要是真的生了个女孩怎么办呢？丢掉吗？送人吗？还是就认命了呢？黄丽珍不敢想下去了，也不能想下去了。这时，肚子一阵剧烈的疼痛打断了她的胡思乱想。她轻轻地哼了一声。

“是不是小家伙又捣蛋了，坚持住，马上就上公路了。”高尚礼握紧自行车的龙头，脚使劲地蹬着，同时两只眼睛注意着路况，尽量避开粗石子和不平处。妻子想心事，他可不敢怠慢，两个轮子的车上可是三个人啊！

二

送走儿子、媳妇后，高尚礼的妈于秋英回到自己的屋里。小儿子已经上学去了，老头子还在吃早饭，咸萝卜条搭泡饭粥，吃得有滋有味。于秋英坐到桌子上，端起刚才放下的碗，老夫老妻一起吃了起来，同时也说起媳妇马上要生孩子的事。

“我说老头子，我们又要多一个人叫公公、阿婆了（这里爷爷、奶奶称公公、阿婆），就是不知道丽珍这次是生男还是生女，虽说现在男女平等，可毕竟还是男女有别的啊。往小处说，家里要挑一担水，就男要胜过女；往大处说，你看外面做大事的，有多少是女的？再说，尚礼已经有了个女孩，这次如果生了个男孩，那就儿女双全了。”

“谁说不是，可这生男生女是做不着主的，我看男女一样，男人做男人的事，女人做女人的事，只是分工不同。男人做的事，女人做的事，都是少不了要做的事。再说，好多男人做的事女人也能做。今后的体力活也越来越少了。生了女孩还省心，你看我们生了四个儿子，多累啊。”高春华毕竟是多年的老生产队队长，又是个老党

员、老先进，受的教育多，见识也广。

“话虽这么说，可你看丽珍平时的言行，她可是一心要生个男孩啊！你看她为了生二胎，你的队长职务也险些被撤掉。你不要看丽珍平时不声不响的，心计可重了，不响的人不一定好说话。她虽然能干、勤快、爱干净，但性格比较刚烈，脾气也比较倔犟，开口说话容易冲人，我们家尚礼幸亏是个知书达理的人，处处让着她，不然的话就会经常拌嘴相骂。这次如果生了个男孩，那就皆大欢喜，相安无事，如果是生了个女孩，今后就少不了有麻烦事了。”于秋英显得心事重重。

“快吃吧，你也不要杞人忧天，下一代的人，我们也管不了多少，我们只要尽到我们的责任就好了。不管是生男生女，我们不能有偏见，你要尽心地帮他们带好孩子。尚礼和丽珍都是有工作的人。等会儿中午收工后，你也准备准备，如果丽珍生了，这小孩和产妇用的东西要想周全些。你是过来之人，丽珍虽然生过孩子，但她毕竟没操多少心，她生高方后，大多是她娘和你在操持着，这下有了两个孩子，你就更要准备多吃些苦了。”老头子边说边拿起农具向屋外走，准备喊社员们出工干活。

“我早就有思想准备了，你就放心吧。唉，人啊，总是有操不完的心。总想把儿女们拉扯大了，他们都能自食其力了，就省心了，谁知还欠着孙辈们的债呢。”老太婆收拾好碗筷后，也准备下地去干活。

上公路后，高尚礼骑车就省力得多了。上了公路，不到一公里的路程就进入滕前镇的镇区。滕前镇中心人民医院就在镇中心的人民路上。人民路东西向，医院在人民路的北侧，医院的所有建筑一律南向，通风采光都很好。高尚礼夫妇进入镇区后右转弯向南不到二百米就到了人民路，在十字路口左拐弯不到三分钟就到了医院的门口。进入医院的大门后，高尚礼先下车，把车停稳，一手扶车，一手扶妻子下车。下车后，黄丽珍替换活动了一下有点发胀的双脚。坐了这么长时间的车，在车上又保持着一个姿势，两只脚还有点麻木。在丈夫停放自行车的时候，她站着稍作休息。停好车后，高尚礼一手提着包裹，一手扶着妻子，慢慢向妇产科病区走。妇产科在住院部的二楼。住院楼共三层，一台电梯正忙着。高尚礼就扶着妻子十分小心地、慢慢地跑向二楼。刚到二楼，黄丽珍的妈杨春红和姑妈黄瑞芬已等在那里了。

女婿走后，杨春红就三扒两咽地吃好早饭，烧完香，草草地收拾一下，就往镇上赶。到医院后，杨春红直接到住院部找小姑子。小姑子黄瑞芬是妇产科医生。嫂子的到来，她就知道侄女可能要生了。马上安排了个单人房间，准备好一切接产的

器械以及其他必备用品。整理床铺时，姑嫂俩就聊了起来。

“瑞芬，丽珍一心想要个儿子。人家说，怀孕后，肚子呈尖形的生儿子，我看丽珍的肚子好像是尖形的。”

“是啊，我们也希望丽珍能生个儿子。但就凭怀孕后肚子是尖或是圆来判断生男还是生女是没有根据的。这尖与圆可能跟孕妇的体型有关，与所怀孩子是男的是否有关，我也说不准。”

“人家又说，看怀的孩子是男是女，只要看孕妇在跨门坎儿时先抬右脚还是先抬左脚，丽珍也信这个。可我观察丽珍在怀孕后跨门坎时抬左脚时好像是故意的。我生了他们几个，也没在意这个。当时没有计划生育，只知道生了女孩，还可以再生，哪里像现在，要想生个儿子这么难。瑞芬，你说这次丽珍要是生了个女孩怎么办呢？”

黄瑞芬听了嫂子的这一句话，抬头看了嫂子一眼，若有所思地说：“嫂嫂，你说呢？”

“叫我怎么说呢？我也不好做主，这要看尚礼和丽珍的态度了。”

“好了，这事到时候再说，但愿是个男孩。他们小夫妻俩也快到了，我们出去看一下。”杨春红再想说什么，但欲言又止。这姑嫂俩好像有点心照不宣，但对方究竟想的啥，互相之间谁也说不透。

姑嫂俩一前一后出了房间向楼梯口跑去。这病房楼的走道设在中间，走道的南北两侧是房间，南侧以病房为主，北侧以医生和护士的办公室为主，库房、厕所、开水间、楼梯间也都设在北侧。走道的采光来自东西两头并不太大的窗户。天好的时候还好，如果碰到天阴落雨，光线就不怎么好了。今天是阴天，走道里的光线不是十分明亮，走道的顶棚虽然装有电灯，但有的电灯已经损坏，没有损坏的，为了节约用电，白天一般不开灯，今天因为侄女要来，黄瑞芬去控制室打开了仅有的几个电灯。

“瑞芬，你说这生男生女，跟怀孕后喜欢吃酸吃甜究竟有没有关系？”黄瑞芬从控制室回来后，杨春红又扯起了刚才的话题。

“不好说，那平时丽珍喜欢吃酸还是喜欢吃甜？”黄瑞芬反问。

“丽珍一贯喜欢吃甜，怀孕后倒时常吃些酸的，如橘子、葡萄干等。但很勉强。我看这次八成还是个女孩。”按理，今天是个高兴的日子，可这做外婆的一直心事重重。

两个人还没有把话说完，高尚礼、黄丽珍夫妻俩已经到了二楼。看到两位长辈，

夫妻俩同时叫了妈和姑妈。

姑嫂俩从高尚礼手中接过黄丽珍向准备好的房间走去。这时黄丽珍的肚子又一阵疼痛，而且痛得还很厉害，一看这样子，姑妈就知道侄女今天要生了。

把黄丽珍安排躺在床上后，这当姑妈的开始忙碌起来，又是听心跳，又是量血压。护士小姐也开始跑进跑出。因为是医生的亲戚生孩子，所以，护士显得特别热情、殷勤，做着一切准备，迎接孩子的降生。做娘的也不闲着，一会儿帮女儿揉揉有点发胀的小腿，一会儿替女儿揉揉高高隆起的肚子，以减轻女儿的疼痛，这时只有高尚礼显得无事可做，不知道手脚朝哪里放。

这时的黄丽珍倒显得比较平静，除了在肚子痛的时候表情显得比较痛苦。

“不要怕，你已经生过孩子了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，有姑妈在这里，一切都会很顺利的。也不要想得太多，只要大人孩子都平安，就比什么都好。”姑妈知道侄女的心思，一边忙碌着，一边安慰着侄女。

“姑妈，又要麻烦你了，你放心，我会什么都想得通的。”黄丽珍也知道姑妈话中的意思。但自己的话有点言不由衷。

“你这孩子，这是什么话，你是我的侄女，生下的孩子是叫我姑婆的，一家人还说两家话。好了，什么都不说，一心一意把孩子生下来。”

三

下午三点钟左右，在大家的企盼中，在黄丽珍的肚子的剧烈疼痛中，一个小生命诞生了。所有担心的人都没有白担心，希望却落空了。小孩出生后，黄丽珍的肚子顿感轻松，疼痛也锐减，可心情沉重。在孩子生下一分钟左右的时间里，黄丽珍没有问是男孩还是女孩。这一时间里现场的人在没有告诉她是男还是女的情况下，她已经知道了结果。

“是女孩，丽珍。”过了一会儿，姑妈把结果告诉了黄丽珍。

“嗯，姑妈，我知道。”黄丽珍勉强地笑了一下。随即在紧闭的双眼中渗出两颗混浊的眼泪。

小家伙一出生就知道人生的艰辛，张开喉咙放声大哭，声音洪亮，超过一般男孩子的哭声，而且手脚随着哭声有节奏地舞动，十分有力。黄瑞芬毕竟是老妇产科

医生，孩子生下后，她手脚麻利地先把小孩放在一旁，对产妇进行必要的处理，然后对小孩进行处理，把孩子身上的血及其他污物清除干净，接下来是称重量、包扎，一切都进行得井井有条。小孩重六斤七两。大人、孩子一切正常。

生产时在场的有：黄丽珍的妈、姑妈，一个助产护士，因为是单人房间，又是姑妈接产，所以丈夫高尚礼也没有回避。

替孩子包扎好后，姑妈把她放在黄丽珍的身旁，黄丽珍侧过头看了一下这时平静下来的小女儿，并用手抚摸了下她的小脸蛋。可以说，孩子长得很可爱，白净的皮肤，脸蛋并不像大多数孩子那样，刚生下时皱纹很多。两只大大的眼睛像父亲，五官端正，小脑袋圆圆的。看到在场的人都没有显出高兴的样子，助产护士就知道是生了女孩的原因，她知道这孩子的出世不太受欢迎。为了缓和一下气氛，她发自内心地说了一句：“这孩子真漂亮，真可爱！”说完就收拾东西走出病房。

出于父爱，出于同情，也出于对助产护士所说话的赞同，高尚礼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刚刚出世的小女儿。他又是笑、又是看、又是用手抚摸女儿可爱的小脸蛋。

脸上表情最无常，也是孩子出生后最后一个说话的是做外婆的杨春红。俗话说：母女连心，这时候做娘的最知道女儿的心，她知道女儿的心里是啥滋味，知道这不满意的结果对女儿的心会造成什么样的创伤。她心里充满着矛盾，这小东西可怎么处理呢？她知道女儿不会表什么态，这该是自己拿主意的时候了。如果不马上想办法，丽珍这一生一世就只有两个女儿的命了。办法只有两个：一个是送人，一个是让这小东西在这世上消失。可前一个办法会夜长梦多，后一个办法现在只有几个人知道，对外的交代可以说孩子生下来就夭折了。即使有人怀疑，也没有证据，也只是怀疑罢了。可现在这一关最难过的是女婿高尚礼。至于丽珍么，也只是心里难过一阵子就过去了，等今后再怀上了就会把这事给忘掉。这时高尚礼提着热水瓶到开水间打水去了。她看了一眼旁边的黄瑞芬：“瑞芬，你说怎么办？”

“什么怎么办？你不会想把这小东西……”黄瑞芬吓了一跳。

“是啊，现在不处理掉，就没有时间了，今后要想办，就难了。”

“嫂嫂，这我可不参加意见，你不问一下丽珍和尚礼？这可是他们的骨肉啊。”

“怎么好问他们，他们能说什么？”她明知道女婿是不会答应的。这时助产护士进门来叫黄瑞芬，听到她们姑嫂俩在窃窃私语，面部表情又极不正常，看到她进门又显得很尴尬，助产护士一下子就猜到她们可能要干什么，但也不好肯定，所以，她有意识地看了一眼孩子说：“这小不点儿多可爱，雪白粉嫩的，长大后一定是个大美人。”黄瑞芬知道助产护士说话的用意，笑了一下，俯身看了一下熟睡的孩子。

“小何，你叫我有事？”黄瑞芬想赶快躲开这场是非。

“是的，黄医生，有个病人需要你去看一下。”这小何护士又看了一下杨春红和孩子，才领着黄瑞芬一起走出病房。

“嫂嫂，我先出去一会儿，有什么事你先办着，我办完事再来。”黄瑞芬既不赞成嫂子的做法，但也不十分反对。这年代，她这作妇产科医生的，对这种事已经是司空见惯，她也希望这个侄女有个儿子。

这事杨春红只能自己做主了，等黄瑞芬和护士一出门，她很快地把门轻轻地关上，手脚显得很敏捷，这敏捷的程度和她的年龄有点不相称。她回到床边，看到小家伙睡得十分安详，丽珍背向着孩子，一手捂着脸，手拿着手巾，很显然，刚才房间里对话的一切内容，她都听到了。这时的老太婆，为了女儿今后有个儿子，为了女儿家今后门头的增高，她已经顾不得很多了，也不征求女儿的意见，更不想和女婿商量，她知道这商量是徒劳的。她抱起熟睡的孩子放到床的另一头，迅速拿起一条棉花毯。就在这时，还没有等杨春红把棉花毯向孩子的脸部盖上去，孩子突然哇的一声哭了起来，而且这哭声嘶力竭，像是有人要她的命。是的，确实有人要她的命，是她的外婆，当然，还有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。孩子这大声的一哭，把杨春红吓了一大跳，而且这一吓非同小可。棉花毯一下子从她的手里滑落到地上。但她像是被揭发了自己在做坏事，而又要堵住揭发者的嘴一样，本能地拾起棉花毯，迅速向孩子的头盖去。

就在这时，房门被推开了。老太婆条件反射地转身向后看去，发现女婿高尚礼拎着热水瓶出现在房门口。

“妈，孩子怎么啦？哭得这么厉害？”高尚礼看到丈母娘的脸涨得像猪肝一样，表情十分尴尬。看到她手里还没有来得及放下的棉花毯，一切都明白了，心里的火一下子往上蹿。

“妈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，这是我们的女儿！”看到黄丽珍在捂着脸抽泣着，他又转向妻子，“丽珍，这可是我们的骨肉啊！”

“妈，算了吧，我也认命了。”这是黄丽珍产后的第一句话，说完又小声地哭了起来。

说也奇怪，这时孩子又安静了下来。经女儿、女婿这么一说，杨春红一屁股坐到了床上，她难过地抹起了眼泪，显得委屈地说了一句：“我也是为了你们呀。说句心里话，我也舍不得，孩子是娘身上掉下的肉，我可是有体会的啊。”

这时黄瑞芬处理完事后又走了回来。看到这个场景，什么都明白了。其他她不

管，只是对侄女说：“丽珍快不要难过了，刚生完孩子，心情要放松，要开心，不能难过。如果过分难过，月子里得了病，可是一生一世的事。女孩就女孩，女儿贴身，两个女儿一对，有个伴。今后有什么事，也有了照应，有什么不好，想开点，今后如果女儿有出息，也不用在家种田，说不定比儿子还好。你看社会上有多少儿子是孝顺的。不是有句话叫作：养个儿子图图名，取个媳妇骂骂人。弄得不好，取了个媳妇，还丢掉一个儿子呢。就这样吧，孩子也该喂点水了。”黄瑞芬毕竟是知识分子，思想要先进一点。

高尚礼听姑妈这么一说，一边赞同地附和着，一边准备温水和棉花球，准备给女儿喂水。

病房里一阵沉默后，杨春红朝女婿说：“尚礼，这事不是我多嘴，按理说，跟我也没有多大的关系，我也是为你们考虑，刚才我这做法是不对。如果不这样，其实我们还有其他办法。”

“好了，妈，你们别说了，这女儿我是要定了。”

“唉，我本来想说，把这小家伙送给人家养，送了人不还是你们的女儿？女孩子长大了总归是别人家的人，现在送人和将来嫁人，不过是早一点晚一点罢了。既然你这样说了，我也不好多说。你看我们是不是还可以想想其他办法？”

“除了送人，还能有其他啥办法？”黄瑞芬一边用纱布为孩子擦口水，一边参与进来。

“好吧，妈，你倒说说还能有啥办法？”高尚礼并不是要想采用什么其他办法，而是要听一听丈母娘还有什么鬼点子。他知道这老太婆的脾气跟妻子黄丽珍一个样，十分固执、倔犟。

这时黄丽珍的心情也开始平静下来。刚才她也被娘的举动吓了一跳，只是一种思想上的痛苦而引起的麻木状态，没有使她立即阻止娘的举动，幸亏丈夫及时赶到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，她反应过来后清醒地认识到，娘的做法是杀人的行为，是犯罪。一阵后怕后，现在感到十分累。显得平静的她，听着妈、姑妈和丈夫的对话。听到这里，她的心又开始矛盾起来。难道就真的这样认命了吗？自己盼生个儿子可是盼了好几年了。可以说，自打结婚时就希望有个儿子。现在可怎么办呢？她看了一眼刚被姑妈抱到身边的女儿，心里又开始难过起来。

“我还有一个法子，如果不送人的话，是否可以先把她寄养在别人家。说到寄养，当然是把这小东西寄养在自己的亲戚家最放心了。我看寄养在美珍家吧，姨妈带外甥女不会差到哪里去。等一年半载后，丽珍再生了后再把她领回家。”这老太婆

现在可一点方寸也不乱。现在这事，她不出主意，还有谁能出歪主意？

“不行，不行！美珍刚结婚不到半年，家里突然有个孩子，人家会怎么看，再说，她的公公、婆婆也不会同意，赵平南也会反对这种做法的。”黄瑞芬马上提出反对意见。

“如果不行的话，还有一个人家，这就要尚礼去办了。”

“是谁家？”高尚礼用疑惑的眼光看着丈母娘。

“是你的妹妹尚义家。尚义的孩子刚满一岁，她家又不种田。带一个是带，带两个稍微添点麻烦，只要每个月多贴一点抚养费，我看这事能成。”说完，丈母娘看着女婿，征求他的意见。

“这倒是个好办法，尚礼，你去跟你妹妹好好说说，就说我们不会亏待他们的。”这时的黄丽珍似乎看到了希望，附和着娘的建议。

“跟他们说好，一年半载后，等丽珍下次再生了，就把孩子领回家。”娘看到女儿附和自己的观点，有点兴奋起来。

“妈，你说得倒轻巧，尚义家一下子多出了一个孩子，时间长了，隔壁邻居总会知道。如果人家问起孩子是哪来的，叫他们怎么回答？”高尚礼不赞同她们的观点。

“这好办，他们可以这样说：说自己生了一个儿子，碰巧在路上捡到一个女孩，就抱回了家，这样一来，一男一女有个伴。至于今后，到了今后再说。”这太婆好不容易想到了一个办法，不想放弃。

“现在，人家都知道我们生了孩子，没有孩子到家，跟人家怎么解释？”高尚礼还是不答应。

“这不更简单，就说孩子生下来就没了。即使人家知道了，也只是背后议论，只要计生办不知道就没有问题。”

“妈，照你这么说，如果丽珍下次再生了，再把孩子抱回家，政府和计生办找上门，我们罚得起吗？”高尚礼根本就不想要三个孩子。

“这要打要罚是今后的事。再说，今后的形势还不知道怎么样呢。先顾眼前再说。我看就这样办，丽珍、瑞芬，你们看呢？”

“我看这事很勉强，这样操作又复杂又麻烦，还不知道人家同意不同意呢。不过，可以去试一试，如果他们同意了，这倒是个办法。”黄瑞芬认为这做法不太稳妥。

“尚礼，你就跑一趟吧，去求求人家，我看自己的嫡亲妹妹应该会帮这个忙的。”